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五色石
第八卷 鳳鸞飛 女和郎各扮一青衣 奴與婢並受兩丹詔

紀信榮陽全全身，捐軀杵白趙家臣。可憐未受生時祿，贈死難回墓裡春。奇女子，篤忠貞，移桃代李事尤新。縱令婢學夫人慣，赴難欣然有幾人。 右調《鷓鴣飛》

從來奴僕之內盡有義人，婢妾之中豈無高誼？每怪近日為人僕的，往往自營私橐，罔顧公家，利在則趨，勢敗則去。求其貧賤相守，尚且煩難；欲其挺身赴難，斷無些理。至於婢妾輩，一發無情，受寵則驕，失寵則怨。她視主人主母，如萍水一般，稍不如意，便想抱琵琶，過別船。若要她到臨難之時，拚身捨己，萬不可得。世風至此，真堪浩歎。然吾觀史冊中替漢天子的紀將軍，未嘗為項羽所活；傳奇中救宋太子的寇承御，未嘗為劉后所寬。他如逢醜父有脫主之功，或反疑其以臣冒君，指為無禮；馮婕妤有當熊之勇，不聞以其奮身衛主，升為正宮。為此奴婢輩縱有好心，一齊都灰冷了。如今待我說個不惟不死、又得做顯官的義奴，不唯全身、又得做夫人的義婢，與眾位聽。

話說唐朝憲宗時，晉州有個秀才，姓祝名鳳舉，字九苞，少年有才，聲名甚著。母親熊氏先亡，父親祝聖德，號萬年，現為河東節度使。祝生隨父在任讀書，身邊有個書童，名喚調鶴，頗通文墨，與祝生年相若，貌亦相似。祝生甚是愛他，朝夕教他趨侍文几，不離左右。一日，祝公因兒子姻事未諧，想著一個表弟賀朝康，是同省雲州人，官拜司空，因與宰相裴延齡不協，告病在家，夫人龍氏只生一女，小字鸞簫，姿才雙美，意欲以中表求婚。便修書一封，使祝生親往通候賀公，書中就說求婚之意。祝生向慕賀家表妹才色，接了父書，滿心歡喜，即日收拾行李起身。臨行時，祝公又將出一封書，並許多禮物付與祝生，吩咐道：「我有個同年諫議大夫陽城，也因與裴相不合，棄官而歸，僑居雲州馬邑縣。今年三月，是他五葦壽誕，你今往雲州，可將此書禮先到馬邑拜賀了陽年伯的壽，然後去見賀表叔。」祝生領命，辭了父親，喚調鶴隨著，起身上路。路上私與調鶴計議道：「此去馬邑不是順路，不如先往賀家，且待歸時到陽家去未遲。」商量定了，竟取路望賀家來。正是：

順帶公文為賀壽，意中急事是求親。

卻說賀家小姐鸞簫果然生得十分美麗，又聰慧異常。有一待兒，名喚霓裳，就是鸞簫乳母岳老嫗的甥女，也能識字知文。

論她的才，雖不及鸞簫這般聰慧，若論容貌，與鸞簫竟是八兩半斤，鸞簫最是愛她。那老夫人龍氏性最奉佛，有個正覺庵裡尼姑法名淨安的常來走動，募化夫人捨一對長幡在本庵觀世音座前，夫人做成了幡，命鸞簫題一聯頌語在上。鸞簫題道：

世於何觀，觀我即為觀世。

音安可見，見音實是見心。

題畢，夫人就教鸞簫把這幾個字繡了，付與淨安。淨安稱贊道：「小姐文妙，字妙，繡線又妙，可稱三絕。小尼斗膽，敢求小姐大筆，題一副對聯貼在禪房裡，幸勿見拒為妙。」鸞簫說罷，便取過一幅花箋，用篆文題下一聯道：

明微無明無無明；想空非想非非想。

淨安見那篆文寫得古蹟蒼然，如刻劃的一般，十分稱贊，作謝而去。

不想本城有個鄉紳楊迎勢，乃楊炎之子，向靠父親勢力，曾為諫議大夫。父死之後，罷官在家，他的奶奶亦最奉佛，也與淨安相熟，常到正覺庵隨喜。一日到庵中，見了長幡，淨安說是賀家小姐所題，就是她寫、就是她繡的，又指禪房中那一聯篆字對與楊奶奶看了，極口稱揚鸞簫的才貌。楊奶奶記在心裡，回去對丈夫說知，便使媒婆到賀家來替公子求親。賀公素鄙楊迎勢的為人，又知楊公子蠢俗無文，立意拒絕了。楊家奶奶又托淨安來說合，賀老夫人怪她在楊奶奶面前多口，把她搶白了一場。淨安好生沒趣，自此也不敢常到賀家來了。正是：

女郎雖有才，未可露於外。

三姑與六婆，入門更宜戒。

賀公既拒絕了楊家，卻與夫人私議道：「女兒年已及笄，姻事亦不可遲。表兄祝萬年有子名鳳舉，年紀與吾女相當，他在齟齬時，我曾見他生得眉清目秀，後來蹤跡疏闊，久未相會。近聞他才名甚盛，未知實學如何？若果名稱其實，便可作東牀之選。惜我遲了一步，不能面試他一試。」正說間，恰好閩人來報：河東節度祝翁差公子齋書到此求見。賀公大喜，隨即整衣出迎。祝生登堂拜謁，執禮甚恭。賀公見他人物比幼時更長得秀美，心中欣悅。寒溫畢，祝生取出父親書信送上。賀公拆開看了，見是求婚之意，便把書納於袖中，對祝生道：「久仰賢姪才名，渴思面領珠玉，今幸惠臨，可於舍下盤桓幾時，老夫正欲捧讀佳制，兼敘闊懷。」祝生唯唯稱謝。茶罷，請出老夫人來拜見。夫人看了祝生人物，亦甚歡喜。

賀公道：「舍下有一梅花書屋，頗稱幽雅，可以下榻。」說罷，便教家人收拾祝生行李，安放書屋中，一面即治酒在彼伺候。

不多時，家人報酒席已完。賀公攜著祝生，步人那梅花書屋來。只見屋前屋後遍植梅花，果然清幽可愛。中間設下酒席，二人揖遜而坐，舉觴共飲。此時已是二月下旬，梅花大半已謝，風吹落花飛入堂中。酒過數巡，賀公對著祝生道：「老夫昨見落梅，欲作一詩，曾命小女做來。今賢姪高才，未識肯賜教一律否？」祝生欣然領諾。賀公送過文房四寶，祝生握筆在手，對賀公道：「不知表妹佳詠用何韻，小姪當依韻奉和。」賀公道：「韻取七陽，用芳香霜陽四字。」祝生聽罷，展紙揮毫，即題一律道：

皎皎霓裳淡淡妝，羞隨紅杏鬥芬芳。

衝寒曾報春前信，墜粉難留雨後香。

恍似六花猶繞砌，還疑二月更飛霜。

惟餘紙帳窺全影，夢憶南枝欲斷腸。

題畢，呈與賀公看了，大贊道：「賢姪詩才清新秀麗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祝生道：「小姪不惜獻醜，乃拋磚引玉之意。敢求表妹佳章一讀。」賀公便把祝生所作付小童傳進內邊，教換小姐的詩來看。小童去不多時，送出一幅花箋來。祝生接來看時，上寫道：

游蜂爭為杏花忙，知否寒枝有舊芳。

雨洗輕妝初墜粉，風飄素影尚流香。

沾泥似積庭餘雪，點石疑飛嶺上霜。

天寶當年官樹畔，江妃對此幾迴腸。

祝生看了，極口稱贊道：「表妹才情勝小姪十倍。珠玉在前，覺我形穢矣。」賀公笑道：「不必太謙，二詩可謂工力悉敵。」

說罷，命酒再飲。飲至半酣，賀公欣然笑道：「老夫向為小女擇配，未得其人。今尊翁書中欲以中表議婚，賢姪真足比溫太真矣。」祝生大喜，起身致謝。當日二人飲酒盡歡而罷。

至晚，祝生宿於書屋中，思量小姐詩詞之妙，又喜又疑，想道：「女郎如何有此美才，莫非是他父親筆削過的？」又想道：「即使文才果美，未知其貌若何？我須在此探訪個確實才好。」次早起來，去書箱中取出一幅白鮫綉，把鸞簫這首詩錄在上面，時時諷詠。早晚間賀公出來與祝生敘話，或議論古人，或商確時務，祝生應對如流。或有來求賀公詩文碑銘的，賀公便央祝生代筆，祝生揮毫染翰，無不如意，賀公十分愛敬。

祝生在賀家一連住了半月有餘，調鶴私稟道：「老爺本教相公先到陽翁家賀壽，今壽期已近，作速去方好。」祝生此時未曾訪得鸞簫確實，哪裡肯便去。調鶴見他躊躇不行，又稟道：「相公若還要住此，不妨到陽家去過，再來便了。」祝生想道：「我若辭

別去了，怎好又來？」因對調鶴道：「此間賀老爺相留，不好便別。陽爺處，你自去把書禮投下罷。」調鶴道：「老爺書中已說相公親往，如今怎好獨差小人去？」祝生想了一想道：「你與我年貌彷彿，況我與陽爺未經識面，你今竟假扮著我代我一行人，有何不可。」調鶴道：「這怎使得？小人假扮著去不打緊，倘或陽爺治酒款留，問起什麼難應答的話來，教小人哪裡支吾得過？」祝生道：「你只推說要到賀表叔家問候，一拜了壽，就辭起身便了。」說罷，便取出書信禮物，並將自己的巾服付與調鶴，教地速去速回。調鶴沒奈何，只得將著書禮，僱下船隻，收拾起身。到了船中，換了巾服，假扮著祝生，自往馬邑去了。

且說祝生住在賀家，不覺已是三月中旬。清明時候，賀公舉家要去掃墓。鸞簫小姐以微恙初癒，不欲隨行，夫人留寬裳在家陪侍，其餘婢僕盡皆隨往。賀公意欲約祝生同去墓所閒遊，祝生打聽得鸞簫獨自在家，便想要乘此機會窺探些消息，乃不等賀公來約，先推個事故出外去了。約莫賀公與夫人等去遠，即回身仍到賀家，在書齋左側走來走去，東張西看。卻又想：「小姐自在深閨，我哪裡便窺視得著？」心中悶悶，只得仍走入書屋中兀坐。

卻說鸞簫自見了祝生的詩，十分賞歎，把來寫在一幅絳鮫綃之上，朝夕吟味。那日夫人出外，鸞簫獨與寬裳閒處閨中，復展那詩觀看，因戲對寬裳道：「祝家表兄第一句詩，便暗合著你的名字，莫非他與你有緣。」寬裳笑道：「小姐若得配才郎，寬裳自當在抱衾與藉之列。」鸞簫道：「祝表兄詩才雖妙，未知人物如何？」寬裳道：「今日乘夫人不在，小姐何不私往窺之？」鸞簫道：「倘或被他人瞧見了，不當穩便。」寬裳道：「小姐與祝生既係中表兄妹，相見何妨？」鸞簫沉吟道：「我見他不妨，卻不可使他見我。我今有個道理。」寬裳道：「有何道理？」鸞簫道：「把你身上的青衣來與我換了，我假扮了你，去窺他一面。倘他見了我問時，我只說是你便了。」寬裳笑道：「祝生的詩既比著寬裳，今小姐又要扮做寬裳，使寬裳十分榮耀。」說罷，便脫下青衣與鸞簫改換停當。

鸞簫悄悄地步至梅花書屋，只推摘取青梅，竟走到庭前梅樹之下。祝生正悶坐無聊，忽然望見一個青衣女子，姿態異常，驚喜道：「夫人已不在家，此必是小姐的侍兒了。」忙趨上前唱個肥諾道：「小娘子莫非伏侍鸞簫小姐的麼？」鸞簫看那祝生時，丰神俊爽，器宇軒昂，飄然有超塵出俗之姿，心中暗喜，慌忙回禮道：「妾正是小姐的侍兒寬裳也。」祝生聽說名喚寬裳，笑道：「只寬裳兩字便是妙極，小生前日詩中曾把佳名與梅花相比，何幸今日得逢解語花。」鸞簫道：「郎君尊詠，小姐極其稱賞，未識小姐所作，郎君以為何如？」祝生道：「小姐詩才勝我十倍，但不知此詩可是小姐真筆？」鸞簫道：「不是真筆卻倩誰來？」祝生道：「只伯是你老爺筆削過的。若小姐果有此美才，小生有幾個字謎，煩小娘子送與小姐猜一猜，看可猜得著？」說罷，便去書齋中取出一幅紙來。鸞簫看時，第一個字謎道：

上不在上，下不在下。

不可在上，且宜在下。

第二個字謎道：

兄弟四人，兩個落府。

四個落縣，三個落州。

村裡的住在村裡，市頭的住在市頭。

第三個字謎道：

草下伏七人，化來成二十。

將人更數之，又是二十七。

第四個字謎卻是一首《閨怨》，其詞曰：

一朝之忿致分離，逢彼之怒將奴置。

妾悲自揣不知非，君恩未審因何棄？

憂緒難同夏雨開，愁懷哪逐秋雲霽。

可憐抱悶訴無門，縱令有意音誰寄？

若斷若連惹恨長，相拋相望想徒係。

一息自挨仍自憐，小窗空掩常揮淚。

鸞簫看罷，微笑著：「這個有何難猜，還你小姐一猜便著。」言訖，便持進內邊與寬裳看。寬裳未解其意，鸞簫道：「第一謎是指字中那一畫，第二謎是指字中那一點，第三謎是『花』字，第四謎是『心』字，合來乃『一點花心』四字。」寬裳聽罷，仔細摹擬了一遍，稱讚道：「此非祝郎做不出，非小姐猜不出，小姐何不也寫幾句破他？」鸞簫應諾，便於每一謎後各書四句，其破一畫謎云：

在西之頭，在丑之足。

在亥之肩，在子之腹。

其破一點謎云：

其二在秦，其一在唐。

其四在燕，其五在梁。

其破花字謎云：

五行屬於木，四時盛在春。

或以方彩筆，或以比佳人。

其破心字謎云：

靈台方寸山，斜月三星洞。

變化總無窮，通達是其用。

鸞簫寫完，將來袖了，再到書齋送與祝生觀看。祝生驚歎道：「小姐才思敏妙如此，前詩的係真筆無疑矣。」鸞簫道：「方才小姐見摘去青梅，吟待四句，郎君也請吟一首。」祝生道：「願聞小姐佳詠。」鸞簫便念道：

如豆梅初吐，枝頭青可數。

青時未見黃，酸中還帶苦。

祝生聽了，笑道：「這是小姐嘲笑我了。她道我尚是青矜，未登黃甲，既饒酸風，又多苦況。我今試賡俚句，聊以解嘲。」遂授筆連題二絕，其一曰：

當年煮酒論英雄，曾共曹劉看核供。

世俗莫將酸子笑，遨遊二帝藐王公。

其二曰：

耐爾流酸愛爾青，秀才風味類卿卿。

莫嫌炙得眉痕皺，調鼎他年佐帝羹。

鸞簫看了，笑道：「二詩殊壯，但只自負其才，不曾關合在小姐身上去。」祝生道：「要關合到小姐身上也不難。論我胸中抱負，自比青梅，若論我眼前遭遇，正不及青梅哩。待我再題一絕。」又題道：

香閨食果喜拈酸，妨爾常邀檀口含。

最是書生同此味，風流未得玉人諳。

鸞簫見了道：「這可就青梅關合小姐，還可竟把青梅比得小姐麼？」祝生道：「這也不難。」便又題一絕道：

澗牙能使睡魔降，止渴徒教望眼忙。

中饋得伊相贊佐，和羹滋味美還長。

鸞簫見詩，笑道：「前兩句略輕薄些，後二句居然指為中饋，未免唐突。」祝生道：「詩中之謎，都被小娘子猜著。小生心事，小娘子已知。量小姐心事，亦唯小娘子知之。待我再題一絕，便將青梅比著小娘子。」又題道：

傾筐當日載風詩，常伴佳人未嫁時。

實七實三頻數處，深閨心事只伊知。

鸞簫見他筆不停揮，數詩立就，稱歎道：「郎君如此美才，我家小姐自然敬服。我當以尊詠持送妝台。」祝生道：「我與你家小姐原係中表兄妹，可請出來一見否？」鸞簫道：「小姐怎肯輕易出來？待我替你致意便了。」說罷，轉身要走，祝生向前攔住道：「難得小娘子到此，幸勿虛此良會。我若非與你有緣，何故拙句暗合芳名。今縱未得小姐遽渡仙橋，願得與小娘子先解玉卺。」鸞簫羞得臉兒紅暈，說道：「郎君放尊重些，老爺、夫人知道，不是耍處。況小姐不時叫喚，若逗留太久，恐見嗔責。我也去！」祝生攔她不住，只得由她去了。

鸞簫回到香閣，把上項話一對霓裳說知。霓裳聽罷，觸動了一片芳心，想道：「今日小姐把我妝得十分好了，祝郎心裡已記著『霓裳』兩字。只是徒受虛名，卻無實際。倘異日祝郎真見我時，道我不是昔日所見的霓裳，那時只怕輕覷綠衣，不施青眼。不若我今夜假妝小姐，暗地去與他相會，先定下此一段姻緣，也不枉他詩中巧合我的名字。」私計已定，便竊了鸞簫寫的那幅絳紋綉藏在身邊，只等夜深，瞞著鸞簫行事。正是：

你既妝我，我也妝你。你不瞞著我，我偏瞞著你。你妝我，不瞞我，是高抬了我。我妝你，偏瞞你，怕點辱了你。

且說祝生見了假霓裳之後，想道：「侍兒美麗若此，小姐可知。」又想到：「人家盡有侍兒美似主兒的，若小姐得與霓裳一般，也十分夠了，只可惜她不肯出來一見。」癡癡地想了半晌。

到得抵暮，賀公與夫人等都回來了。當晚賀公又與祝生閒敘了一回，自進內邊。祝生獨宿書齋，哪裡睡得著？見窗外月光明亮，便走到庭中梅樹之下，仰頭看月。正徘徊間，忽聽書房門上輕輕叩響，低叫開門，好像女人聲音。祝生連忙開看，只見一個美人掩袖而進，月光下見這美人凝妝豔服，並不是日間青衣模樣。祝生驚問道：「莫非鸞簫小姐麼？」霓裳也在月下仔細看了祝生，果是翩翩年少，私心甚喜，低應道：「然也。妾因慕表兄之才，故今夜瞞著侍婢霓裳，特來與兄面計終身之約。」祝生喜出望外，作揖道：「小生得蒙垂盼，實乃三生有幸。」霓裳取出那幅絳紋綉，送與祝生道：「此妾手錄尊詠《落梅詩》在上，梅者媒也，即以此贈兄為婚券。」祝生接了，稱謝道：「小生拙句，得蒙玉手揮毫，為光多矣。」便去取出那幅白紋綉來，遞與霓裳道：「小姐佳章，小生亦錄在這紋綉上，今取以此為酬贈。」霓裳接來袖了，說道：「只此已定終身之約，妾當告退。」說罷，假意要行。祝生忙扯住道：「既蒙枉臨，豈可輕去？況月白鳳清，如此良夜何！」一頭說，一頭便跪下求歡。霓裳用手扶起道：「若欲相留，兄可對月設誓來。」祝生即跪地發誓道：「我祝鳳舉若忘鸞簫小姐今日之情，蒼天鑒之。」誓畢，把霓裳攙到臥榻前，霓裳做出許多嬌羞之態，祝生為之款解羅襦，擁入衾中就寢。但見：

粉面低偎，朱唇羞吐。一個把瑤池青鳥認作王母臨凡，一個是崔府紅娘權代雙文薦枕。一個半推半就，哪管素霓裳忽染新紅；一個又喜又狂，也像青梅詩連揮幾筆。一個只道日裡侍兒脫去，今何幸小姐肯來；一個正為早間小姐空回，故棄我侍兒當夕。一個只因落花首句巧合阿奴小名，特背娘行偷期月下；一個自喜傾筐一篇打動深閨心事，遂將玉人引至燈前。一個把慕鸞簫的宿願了卻十分，尚有幾分在霓裳身上；一個聽呼表妹的低聲連應幾句，曾無半句入小姐耳中。兩幅紋綉湊成一幅相思帕，三星邂逅先見雙星會合時。

兩個恩情美滿，雞聲三唱，霓裳起身辭去。祝生問以後期，霓裳道：「既已訂約百年，豈可偷歡旦夕。兄今宜銳意功名，不必復作兒女眷戀。」說罷，啟戶徐行。祝生送了一步，珍重而別。

次日，鸞簫尋不見了絳紋綉，只道昨日往來書齋遺失在路上，命霓裳尋覓，霓裳假意尋了一回，只說尋不著，鸞簫只索罷了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調鶴假扮祝生到陽城家中拜壽，陽公見他人物清雅，哪裡曉得是假的？再三留款，調鶴只推要往賀家，連忙告辭。臨別時，陽公道：「目今朝廷開科取士，賢姪到今表叔家去過，就該上京赴試了。」調鶴應諾。回見祝生，具道前事，並促祝生起身。祝生此時心事已定，亦欲歸報父親，商議行聘，即束裝而行。賀公治酒餞別。祝生討了一回書，星夜回到河東，拜見父親。祝公見回書中已允婚事，大喜，隨即遣媒議聘。一面打發祝生上京應試。祝生領了父命，攜著調鶴，即日起身去了。

是年河東饑饉，百姓流離，祝公屢疏告荒。宰相裴延齡不准其奏，祝公憤怒，特疏專劾裴延齡不恤天災，不軫民命，乞斬其首以謝天下。裴延齡大怒，使奏稱祝聖德安報災荒，侵欺國稅，不加重治，無以儆眾。奉旨祝聖德速係至京下獄治罪，其親屬流竄嶺南。那時祝生正在途中，聞了這消息，吃驚不小。泣對調鶴道：「老爺忤了權相，此去凶多吉少，我又流竄煙瘴之地，未知性命如何，祝氏一門休矣。」調鶴道：「老爺平日居官清正，今必有人申救，量無大禍。倒只怕嶺南煙瘴之地，相公去不得，如何是好？」祝生聽了，掩面大哭。調鶴沉吟道：「老爺只有相公一子，千金之軀，豈可輕去不測之鄉？小人有個計較在此，可保相公無事。」祝生急問何計，調鶴道：「小人原曾扮過相公的，今待小人仍把巾服穿了，扮做相公，竟往官司投到，聽其押送嶺南。相公卻卸扮做從人模樣，自往別處逃生。」祝生道：「這使不得，前番陽家賀壽，是沒什麼要緊的事，不妨代我一行。今遠竄嶺南，有性命之憂，豈可相代？」調鶴慨然道：「說哪裡的話，小人向蒙恩養，今願以死報。」祝生泣謝道：「難得你有這片好心，真真勝骨肉，我今與你結為兄弟。倘天可憐見，再有相見之日，勿拘主僕之禮，你認我為兄，我認你為弟便了。」說罷，走到僻靜處，大家下了四拜，把身上衣服換轉。調鶴扮了祝生，即往當地官司投到，自稱是祝公子，因應試赴京，途中聞有嚴旨，特來待罪。官司錄了口詞，一面申報刑部，一面差人將本犯押送嶺南。公差領了官批，押著調鶴即日起行。行了幾日，路過馬邑縣，那陽城聞祝公子被竄，路經本處，特遣人邀請到家。

調鶴前曾假扮祝生，見過陽公，今番陽公只認調鶴是真正公子，執手流涕，厚贈盤纏。又多將銀兩賞賜防送公差，教他於路好看覷。調鶴別了陽公，自與公差到嶺南去了。正是：

勉強倒是賀壽，情願卻是捐生。

前日暫時弄假，今番永遠即真。

且說祝生假扮做從人模樣，隨路逃避，思量沒處安身，欲仍往賀家，「怕他家中人已都認得我，倘走漏消息，不是耍處。」因想道：「不如到馬邑縣投托陽年伯罷。」又想到：「前日拜壽不曾親往，今日怎好去得？縱使陽年伯肯留我，他家耳目眾多，哪裡隱瞞得過？」躊躇半晌，心生一計道：「我到陽家，隱起真名，倒說是書童調鶴，因家主被難，無可投奔，特來依託門下便了。」私計已定，星夜奔到馬邑，假裝做調鶴，叩見陽公。陽公念係祝家舊僕，收在書房使喚。祝生只得與眾家童隨行逐隊，權充下役。正是：

只愁季布難逃死，敢向朱家借下流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賀公正喜與祝家聯了姻，忽聞祝公忤了權相，父子被罪，又驚又惱。夫人與鸞簫、霓裳各自悲恨。賀公乃親赴京，伏闕上疏申救。一面致書與陽城，書略曰：

憶自裴延齡入相之初，先生曾欲廷裂白麻，可謂壯矣。今裴延齡肆惡已極，朝政日非，而先生置若罔聞，但悠游鄉里，聚

徒講學，恐韓退之淨臣一論，今日又當為先生誦也。僕今將伏闕抗疏，未識能回聖意否？伏乞先生糾合同官，交章力奏，務請尚方劍，暫斬逆臣頭，以全善類。國家幸甚，蒼生幸甚。

賀公親筆寫了書，付與一個蒼頭，教去馬邑縣陽諫議家投遞，約他作速赴京相會，蒼頭領命而行。不想數該遭厄，事有差訛，這蒼頭甚不精細，來到半路遇著一隻座船，說是諫議楊翁赴京的船，蒼頭只道就是馬邑縣的陽諫議，不問明白，竟將家主這封書去船裡投下。原來這楊諫議卻是楊迎勢，因欲賄通裴相，謀復原官，故特買舟赴京。正想沒個獻媚之由，看了這書，便以為奇貨可居。又怪賀公前日拒其求婚，今日正好借此出氣。當下將書藏著，一到京師，便去裴府首告。裴延齡正為賀朝康申祝聖德，恐多官效尤，交章互奏，沒法處他。得了楊迎勢所首，滿心歡喜，便表薦楊迎勢仍為諫議大夫，隨即代迎勢草成疏稿，刻奏賀朝康糾眾欺君，私結朋黨，謗訕朝廷，宜加顯戮。

迎勢依著裴延齡的親筆疏草寫成本章，並賀家私書一同上奏。憲宗即命裴延齡稟旨。延齡擬將賀朝康下獄問罪，妻女人宮為奴，韓愈、陽城俱革職，永不敘用。憲宗依擬而行。命下之後，賀公就京師捉下獄中，緹騎一面到雲州提拿妻女。

這消息早傳到賀家。賀老夫人大驚，抱著鸞簫哭道：「汝父捐軀報國，固所不辭。老身入宮亦不足惜。只可惜累了你。」鸞簫也抱著夫人痛哭。霓裳在旁見她母子兩個哭得傷心，遂動了個忠義之念，上前跪下稟道：「夫人、小姐且休煩惱，霓裳向蒙撫養之恩，無以為報，今日願代小姐入宮。」夫人聽說，收淚謝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感激你不盡。」便教鸞簫與霓裳結為姊妹，把身上衣服脫與霓裳穿了，鸞簫倒扮做侍兒模樣。差人密喚乳娘岳老嫗來，把鸞簫托與她，囑咐道：「你甥女霓裳情願代小姐入宮，你可假認小姐做甥女，領去家中暫住。倘後來祝公子有回鄉之日，仍得夫妻配合，了此姻緣。」岳嫗見霓裳代主人宮，十分忠義，嘖嘖稱歎。鸞簫哭別夫人與霓裳，收拾些衣飾銀兩，隨著岳嫗去了。不一日，緹騎到來，把賀老夫人與這假小姐解京入宮。正是：

前番暗暗冒頂，此日明明假裝。

歡時背地領受，憂來當面承當。

不說夫人與霓裳入宮，且說鸞簫躲在岳嫗家中。這岳嫗的老兒是做銀匠的，只住得兩間屋，把後面半間與鸞簫做了房。鸞簫痛念父母，終日在房中飲泣，岳嫗恐鄉鄰知覺，再三勸解，鸞簫勉強收淚，做些針指消悶。一日，岳老他出，岳嫗陪著鸞簫坐地，忽聽門前熱鬧，原來有個走索的女子在街上弄缸弄甕弄高竿，引得人挨挨擠擠地看。岳嫗不合攜著鸞簫走到門首窺視，不想恰遇正覺庵裡尼姑淨安在門首走過，被她一眼瞧見，便步進門來，說道：「原來賀家小姐在此。」鸞簫急忙閃入，岳嫗忙遮道：「女師父你認錯了，這是賀家侍兒霓裳。她原是我甥女，故收養在此。怎說是賀小姐？」淨安搖頭道：「不要瞞我，這明明是賀小姐。」岳嫗道：「我甥女面龐原與小姐差不多。」淨安笑道：「你休說謊。霓裳姐雖與小姐面龐相像，我卻認得分明。這是小姐，不是霓裳。」岳嫗著了急，便道：「就說是小姐，你出家人盤問她怎的，難道去出首不成？」淨安變了臉道：「只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沒有善和尚、善尼姑，當初賀夫人怪我多口，把我搶白，今日正好報怨。若不多把些銀兩與我，我便去出首，教你看我出家人手段！」岳嫗慌了，只得對鸞簫說，取出些銀兩來送她。淨安嫌輕道少，嚇詐不已。岳嫗再三央告，又把鸞簫的幾件衣飾都送與她，才買得她住。正是：

佛心不可無，佛相不可著。

菩薩本慈悲，尼姑最狠惡。

岳嫗吃了這一場驚，等老兒回來，與他說知了。正商議要移居別處，避人耳目，不想淨安這女禿驢詐了許多東西，心還未足。那時恰好楊迎勢因裴延齡復了他的官，無可報謝，要討個絕色美人獻她為妾，寫書回來，教奶奶多方尋訪良家女子有姿色的，用價買送京師。淨安打聽得此事，便去對楊奶奶說：「岳銀匠家女兒十分美貌。」楊奶奶便坐著轎子，同了淨安逕到岳家，不由分說，排闥直入。看了鸞簫果然美貌，即將銀三百兩付與岳老，要娶鸞簫。岳老哀告道：「小人只有此女，不願與相府作妾。」楊奶奶哪裡肯聽，竟把銀留下，立刻令人備下船隻，將花燈鼓樂，搶取鸞簫下船。岳嫗隨著楊家女使一齊到舟中，鸞簫痛哭，便要尋死，岳嫗附耳低言道：「小姐且莫慌，我一面在此陪伴你，一面已教老兒寫了個手揭，兼程趕到京師，逕去裴府中告稟。他做宰相的人，難道一個女子面上不做了方便？且待他不肯方便時，小姐再自計較未遲。」鸞簫聞言，只得且耐著心兒，苟延性命。楊家從人自催船赴京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岳老星夜趕到京中，拿著個手本到裴府門前伺候了一日。你道相府尊嚴，哪個替他通報。不想鸞簫合當無事，恰好次日裴延齡的夫人要到佛寺燒香，坐轎出門，岳老便拿著手本，跪在轎前叫喊，從人趕打他時，岳老高聲喊道：「楊諫議強奪小女女兒要送來相府作妾，伏乞夫人天恩方便。」原來那裴夫人平日最是妒悍，聽說「相府作妾」四字，勃然大怒，喝教住了轎，取過手本來看了。也不去燒香，回進府中，當庭坐下，喚岳老進去，問知仔細，大罵：「楊迎勢這賊囚，敢哄誘我家老天殺的幹這樣歹事，我教他不要慌！」便批個執照付與岳老，著他領了女兒自回原籍。其楊家所付財禮銀，即給與作路費，又吩咐家人：「若敢通同家主，暗養他女兒在外，私目往來，我查出時，一個個處死。」眾家人啞啞連聲，誰敢不依。岳老謝了裴夫人，拿了批照，趕向前途，迎著鸞簫的船，把裴夫人所批與楊家從人看了。楊家從人不敢爭執，只得由他把女兒領回。正是：

全虧獅子吼，放得鳳凰歸。

岳老夫婦領得鸞簫回家，不敢再住雲州，連夜搬往馬邑縣。

恰好租著陽城家中兩間市房居住，依舊開銀匠鋪度日。陽家常教岳老打造首飾，此時祝生正在楊家做假調鶴。一日，楊老夫人差祝生到岳家取討打造的物件，適值岳老不在家，見了岳嫗聽她語音是雲州人聲音，因問道：「媽媽是雲州人，可曉得賀鄉宦家小姐怎麼了？」岳嫗道：「小姐與夫人都入宮去了。」祝生聽了，歎歎悼歎。又問道：「小姐既已入宮，他家有個侍兒霓裳姐如何下落了？」岳嫗道：「我也不知她下落。」祝生不覺失聲嗟悼。

鸞簫在裡面聽得明白，驚疑道：「這聲音好像是祝表兄。」走向門隙中窺時，一發驚疑道：「這分明是祝郎，如何恁般打扮？」便露著半身，在門邊張看，祝生抬頭瞧見，失聲道：「這不是霓裳姐麼？」鸞簫忍耐不住，接口問道：「你哪裡認得我是霓裳姐？」祝生未及回言，岳老忽從外而入，見祝生與鸞簫說話，便發作道：「我們雖是小家，也有個內外。你是陽府大叔，怎便與我女兒搭話？」祝生見他發作，不敢回言，只得轉身出去了。岳老埋怨婆子道：「前番為著門前看走索惹出事來，今日怎生又放小姐立在門首？」又埋怨鸞簫道：「莫怪老兒多口，小姐雖當患難之時，也須自貴自重，如何立在門前與人搭話？萬一又惹事招非，怎生是好？」鸞簫吃他說了這幾句，羞得滿面通紅，自此再不敢走到外邊。卻又暗想：「前日所見之人，明係祝郎。若不是他，如何認得我？可惜被奶公衝散，不曾問個明白。」有一曲《江兒水》，單道鸞簫此時心事：

口語渾無二，形容確是伊。若不是舊相知曾把芳心繫，為什的乍相探便灑天涯淚，敢是他巧相蒙也學金蟬計？猜遍杜家詩謎，恨殺匆匆未問端由詳細。

且說祝生回到陽家，想道：「岳家這女子明是霓裳，正要與我講話，卻被老兒打斷了，今後不好再去。」又想道：「鸞簫小姐既已入宮，更無相見之日。幸得霓裳在此，續了賀家這脈姻緣，也不枉當初約婚一番。但我心事不好對陽年伯說。」左思右想，終夜流涕。正是：

有淚能揮不可說，含情慾訴又還吞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裴延齡的夫人自那日聽了岳老之訴，十分痛恨楊迎勢，等丈夫退朝回來，與他鬧一場，定要把他把迎勢謫貶。原來裴延齡最是懼內，當下不敢違夫人之命，只得把楊迎勢革去官職。迎勢大恨道：「我依著他劫壞了許多人，不指望加官進職，倒壞我的官。他親筆疏草也在我處，他既賣我，我也害他一害。」不說楊迎勢計害裴延齡，且說賀老夫人與霓裳入宮之後，發去皇妃宓氏宮中承應。這宓妃昔日最承君寵，後因憲宗又寵了個張妃，於是宓妃失寵，退居冷宮，無以自遣，乃終日焚香禮佛，裝塑一

尊觀音大士像於宮中，朝夕禮拜。賀夫人向來奉佛，深通內典，宓妃喜她與己有同志，又憐她是大臣之妻，另眼看覷。一日，宓妃亦欲於大士前懸幡供養，要題一聯頌語。賀夫人乃把鸞簫所題正覺庵幡上之語奏之，宓妃大喜。光陰荏苒，不覺又當落梅時候，天子以落梅為題命侍臣賦詩，都未稱旨。乃傳命後宮，不論妃嬪媵嬙，有能詩者，各許題獻。霓裳聞旨，乃將鸞簫昔日所題之詩錄呈宓妃觀看。宓妃看到「天寶當年」兩句，打動了她心事，不覺潛然淚下。霓裳便奏道：「娘娘若不以此詩為謬，何不即獻至御前，竟說是娘娘做的，也當得一篇《長門賦》。」宓妃依言，便把此詩錄於錦箋之上，並草短章進奏。其章曰：

臣妾久處長門，自憐薄命。幸蒙天子，許賡巴人，訝紅杏之方妍，如承新寵；歎寒梅之已謝，悵望舊恩。聊賦俚詞，敢呈聖覽。臨箋含淚，不知所云。

憲宗覽表看詩，惻然動念。此時正值張妃恃寵驕縱，帝意不懌，因復召幸宓妃，寵愛如初。宓妃深德霓裳，意欲引見天子，同承恩幸。霓裳奏道：「賤妾向曾許配節度祝聖德之子祝鳳舉，倘蒙娘娘憐憫，放歸鄉里，感恩非淺。若宮中受寵，非所願也。」宓妃道：「我當乘間為汝奏之。」過了一日，憲宗駕幸宮中飲宴，宓妃侍席，見龍顏不樂，從容啟問其故。憲宗道：「因外邊災異頻仍，饑荒屢告，所以不歡。」宓妃奏道：「以臣妾愚見，願陛下省刑薄稅，赦有從前直言獲罪諸臣，則災荒不弭而自消矣。」憲宗點首稱善。宓妃又奏道：「即今臣妾宮中，有罪臣賀朝康的妻女，供役已久，殊可矜憐。且臣妾一向在宮禮佛，得她侍奉香火，多有勤勞。」便將幡上所題之語奏知，憲宗嘉歎，因沉吟道：「外臣劾奏賀朝康與韓愈結為明黨，前韓愈諫迎佛骨，而朝康妻女奉佛如此，則非朋黨可知。來日便當降詔開釋。」宓妃再拜稱謝。正是：

既賴文字功，仍虧佛力佑。

僧尼不可親，菩薩還能救。

次日憲宗升殿，正欲頒降恩詔，只見內侍呈上一個本章，看時，乃是楊迎勢許奏裴延齡的，備言前番題劾多人，俱出延齡之意，現有彼親筆疏草為證：「前日巧為指唆，許授美官。今又誅求賄賂，無端謫貶。伏乞聖裁。」憲宗覽奏，勃然大怒，遂傳旨將裴延齡與楊迎勢俱革職謫戍遠州，家產籍沒，妻孥入宮。拜陽城為宰相，韓愈為尚書左僕射。赦出賀朝康，拜為大司農，妻女釋放回家。赦出祝聖德，拜為大司馬，其子祝鳳舉授國子監博士，即著賀朝康持節至嶺南，召赴京師就職。

賀公出獄之後，謝恩回寓，恰好妻女也放出來了。夫婦重逢，方知女兒不曾入宮，是霓裳代行的。賀公稱歎霓裳忠義，即認為義女。一面差人到雲州城中嶽銀匠家迎接鸞簫，便教岳老夫婦伴送來京，等祝生到京日，完成婚事。一面持節星夜赴嶺南召取祝生。

卻說調鶴自得陽城資助，路上並不吃苦。到嶺南後，只在彼處訓蒙度日。忽聞恩詔赦罪拜官，特遣賀公持節而來，便趨到館驛迎接，北面再拜謝恩。賀公見了調鶴，竟認不出是假祝生，一來他兩個面龐原相似，二來賀公只道祝生一向風霜勞苦，因此容顏比前稍異。當下調鶴接詔畢，賀公命將冠帶與他穿換，調鶴辭謝道：「小人本非祝鳳舉，不敢受職。」賀公驚怪，仔細再看，方才覺得面貌與初時所見的祝生不甚相同。調鶴把實情仔細說了一遍，賀公道：「汝能代主遠竄，可謂義士。昔既代其厄，今亦當代其榮。」調鶴辭謝道：「朝廷名器，豈容亂竊？小人今日仍當還其故我。」說罷，便依舊穿了青衣，侍立於側。賀公道：「你是個義士，即不受官爵，亦當仍換巾服，以禮相見。」調鶴道：「前與公子相別之時，雖蒙結為兄弟，然恐尊卑之分，到底難混。」賀公道：「既是公子與你結為兄弟，你也是我表姪了。」便令左右將巾服與調鶴換了，命椅看坐。調鶴再三謙讓，方才坐下。賀公問道：「你前日與公子分散之時，可知他往哪裡去了？」調鶴道：「匆匆分別，天各一方。公子蹤跡，其實不知。今聞恩詔，自當出頭。」賀公道：「你今且隨我進京，一路尋訪公子去。」於是攜著調鶴，登舟而行。

將近長安，恰好陽城也應詔赴京，兩舟相遇。陽公過船來拜望賀公，並看祝公子。敘禮方畢，即歡然執著調鶴的手說道：「九苞賢姪，別後無恙。」賀公道：「這個還不是祝公子。」陽公道：「祝年姪曾到過寒舍兩次，這明明就是他，怎說不是？」調鶴乃把前後假扮的事細細說了。陽公驚疑道：「你既是調鶴，如何我船裡現有個調鶴，他也說是祝家舊僕，難道你家有兩個調鶴？」便教人到自己船中喚那調鶴來。不一時，那假調鶴青衣小帽走過船來，這裡儼然巾服的真調鶴見了，慌忙跪下道：「主人別來無恙。」賀公大喜道：「原來賢婿就在陽年翁處。」陽公大驚道：「如何你倒是祝公子，一向怎不說明？」祝生道：「恐耳目眾多，不敢泄漏。」陽公道：「今既聞恩詔，如何還不說明？」祝生道：「調鶴義弟既為我代竄遠方，自當代受官職。若流竄則彼代之，官職則自我受之，何以風天下義士？所以權且隱諱，待到京見過家君，或者改名應試，未為不可。」陽公稱歎道：「主僕情誼，可謂兼至矣。」賀公道：「今調鶴義不受官，要等到賢婿來自受，賢婿可便受了罷。」祝生道：「小婿亦未敢受。」賀公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祝生道：「小婿不自往嶺南，事屢欺誑，還求岳父與陽年伯將實情奏聞朝廷，倘蒙寬宥，小婿願應科目，不願受此官。」賀公、陽公都道：「這個自當保奏。」便就舟中草下連名本章，遣人星夜先赴京師奏進。

祝生當下換了巾服，竟與調鶴敘兄弟之禮。到得京中，祝生同著調鶴拜見父親祝聖德，說知仔細。祝公十公稱歎，即認調鶴為義子，教他也姓了祝。恰好天子見了賀公、陽公的本章，降旨祝調鶴忠義可嘉，即授雲州刺史；祝鳳舉既有志應科目，著赴便殿候朕面試，如果有才，不次擢用。次日，憲宗駕御龍德殿，祝生進殿朝拜。憲宗見他一表人物，先自歡喜。祝生奏請命題面試，憲宗想起前日眾侍臣應制落梅詩。無有佳者，倒是宓妃所作甚好，因仍將落梅為題，命賦七言一律，又限以宓妃原韻「芳」「香」「霜」「腸」四字，祝生想道：「我前日題和鸞簫小姐的落梅詩正是此韻，今日恰好合著。」當下更不再做，即將前日詩句錄呈御覽。憲宗看了，大加稱賞道：「詩句清新，更多寓意，真佳作也。翰苑諸臣當無出卿右者。」遂特賜祝鳳舉狀元及第。正是：

一詩兩用，婚宦雙成。

司農快婿，天子門生。

看官聽說：前日宓妃抄著鸞簫的詩，恰好以寒梅自比，以紅杏比新寵，而『天寶當年』『江妃此日』之句，更巧合宓妃身上，故遂感動天子。今祝生自抄自己的詩，其詩中『羞隨紅杏』『衝寒墜粉』等語，恰像比况那不附權貴、直言獲罪諸臣，至於「二月飛霜」之句，又像自比含冤遠竄的意思，故亦能使天子動容稱歎，這都是暗合道妙。當日憲宗退入後宮，將祝生的詩付與宓妃觀看，說道：「此詩寓意甚佳。」宓妃看到末二句，從容奏道：「即此末二語，亦有寓意。」憲宗道：「其意云何？」宓妃道：「前賀朝康之女在臣妾宮中時，曾說與祝鳳舉有婚姻之約。今鳳舉『夢憶南枝』之詠，亦追歎昔日賀女入宮，婚約幾成夢幻耳。」憲宗聞奏，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便傳旨欽賜狀元祝鳳舉與大司農賀朝康女鸞簫擇吉完婚，即給與封誥。

祝生受了恩命，親到賀家拜請吉期。賀公出來接見，相對之際，忽忽不樂。原來賀公前遣家人往雲州岳家迎接鸞簫，不知岳家已移居馬邑，家人到雲州城中尋問不出，只得回來稟復，此時賀公還出使嶺南未歸。今歸來後，知女兒無處尋覓，故此十分愁悶。當下祝生見他不樂，怪問其故，賀公道：「其實大小女鸞簫不曾入宮，前入宮的是二小女。今大小女卻沒處尋覓，所以煩惱。」祝生道：「向來不聞有兩位表妹。」賀公含糊應道：「原有兩個小女。」祝生道：「大表妹向在何處，今卻尋不見？」賀公道：「向避在奶公岳銀匠家，今岳家不知移居何處，故急切難尋。」祝生猛省道：「我住陽年伯府中時，曾到岳銀匠家去，窺見霓裳，原來小姐在彼，所以霓裳也隨著在那裡。」因即對賀公道：「小婿倒曉得那岳銀匠現在馬邑縣，租著陽年伯的房屋居住。」賀公聽了大喜，便差人星夜到馬邑去迎接。又私對祝生道：「奉旨完婚的是二小女，從前納聘的卻是大小女，今兩個小女合該都歸賢婿。若論長幼之次，仍當以大小女為先。一候大小女接到，便一齊送過來成親便了。」祝生歡喜稱謝。回見父親，具言其事，祝公亦大喜。

卻說賀家僕人來到馬邑，尋著了岳家。原來岳老夫婦一聞恩詔之後，便要將鸞簫送還賀府。不想岳老忽然患病，不能行動，所以遲遲。今病體既痊，正要起身，恰好賀家的人來接了。

當下賀家僕人見了岳老，問他為何移居馬邑，岳老將尼姑淨安詐害情由訴說了一遍，賀家僕人忿怒。此時恰遇祝調鶴新到雲州任所，賀家僕人便到刺史衙中，將此事密稟與調鶴知道。調鶴隨即差人飛拿淨安到來，責以不守清規，倚勢害人，撻了兩撻，重打

五十。追了度碟，給配廝役。發落既畢，寫書附致祝生，又差人護送鸞簫赴京。鸞簫同了岳老夫婦來到京中，拜見父母，與霓裳敘姊妹之禮，各各悲喜交集。

到得吉日，祝家準備花燈鼓樂，迎娶二位小姐過門。祝生暗想道：「鸞簫、霓裳我都見過，只不曾認得二小姐，今夜又當識認一個美人了。」及至花燭之下，偷眼看時，只見上首坐的倒是霓裳，下首坐的倒是鸞簫，卻不見什麼二小姐，心中疑惑。又想到：「莫非二小姐面貌與霓裳相似，因她是賜婚的，故仍讓她坐上首麼？」及細看兩旁媵嫁的幾個侍女，卻又並不見有霓裳在內。兩位新人見他驚疑不定，各自微微冷笑。祝生猜想不出，等到合巹之後，侍婢先送祝生到大小姐房中，祝生見了鸞簫，問道：「小姐可是鸞簫麼？」鸞簫道：「然也。」祝生道：「小姐既是鸞簫，請問霓裳姐在哪裡？」鸞簫笑道：「鸞簫也是我，霓裳也是我。」祝生道：「如何霓裳也是小姐？」鸞簫道：「我說來，郎君休笑話。」因把從前兩番假扮的緣故仔細述了。祝生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今真的霓裳卻在何處？」鸞簫道：「方才同坐的不是？」祝生道：「這說是二小姐。」鸞簫道：「我家原沒什二小姐，因霓裳代我入宮，故叫她做二小姐。」祝生聽了，大笑道：「我不惟今夜誤認她是二小姐，前日還誤認她是大小姐哩。」鸞簫道：「郎君前日何由見她？」祝生笑道：「豈特一見而已，還是許多妙處。」便把月下贈綃鮫的事說了，隨即取出那幅絳鮫綃來與鸞簫看。鸞簫笑道：「原來她未入宮之前已先裝做我了。」說罷，同著祝生走過霓裳房裡來，笑問道：「這絳鮫綃是何人贈與祝郎的？」霓裳含羞微笑道：「因小姐扮做賤妾，故賤妾也扮做小姐，幸乞恕罪。」鸞簫道：「賢妹有代吾入宮之功，何罪之有？」祝生笑道：「前既代其樂，後不敢不代其憂，正欲將功折罪耳。」鸞簫道：「祝郎今夜當在妹子房裡住。前番密約讓你佔先，今番賜婚一發該你居先了。」霓裳道：「卑不先尊，少不先長，小姐說哪裡話？」便親自再送祝生到鸞簫房裡。是夕祝生先與鸞簫成魚水之歡，至次夜方與霓裳再講舊好。正是：

左珠右玉，東燕西鶯。一個假綠衣，是新洞房春風初試；一個真青鳥，是舊天河秋夕重圓。一個邀游帝側藐王公，使郎君羨侍兒有膽；一個感歎宮妃動天子，令夫婿服小姐多才。一點花心，先是小姐猜來，今被郎君彩去；兩番梅詠，既作登科張本，又為賜配先機。從前離別愁懷，正應著心字謎一篇閨怨；此後贊襄中饋，又合著梅子詩半比和羹。青時既見黃，酸中不帶苦。濺牙濺齒，已邀檀口輕含；實七實三，勿歎傾筐未嫁。枝頭連理，非復夢憶南枝欲斷腸；帳底交歡，豈曰孤眠紙帳窺寒影。孰大孰小，花燭下當面九疑；忽假忽真，香閣中巧幾千變。比翼鳥邊添一翼，三生石上坐三人。

畢姻滿月之後，霓裳仍復扮似鸞簫，入宮朝見宓妃謝恩。宓妃賜坐，霓裳辭謝不敢。宓妃道：「昔則侍姬，今為命婦，禮宜賜坐。」霓裳奏道：「臣妾名為命婦，實係侍姬，娘娘恕臣妾死罪，方敢奏知。」宓妃問其故，霓裳道：「臣妾實非賀鸞簫，乃鸞簫侍女霓裳也。前代鸞簫入宮，今日亦代鸞簫謝恩。」宓妃道：「卿以侍女而有義俠之風，一發可嘉。我當奏知聖上，特加褒獎。」霓裳拜謝而出。次日詔旨頒下，鸞簫、霓裳並封夫人。兩個受封畢，然後再一齊入宮，同見宓妃謝恩。後來霓裳生一子，即尚宓妃所生公主，做了駙馬。鸞簫亦生一子，早歲登科。祝生官至宰輔。鸞簫奉養岳老夫婦，終其天年。祝生又討一副壽官冠帶與岳老，以榮其身。賀公、祝公未幾都告了致仕，悠悠林下，各臻上壽。祝調鶴在雲州政聲日著，韓愈、陽城輩文章稱薦，官至節度。正是：

聖主褒忠悃，賢妃獎義風。

鳳奴與鸞從，一樣受王封。

看官聽說：奴婢盡忠於主，即不幸而死，也喜得名標青史，何況天相吉人，身名俱泰。何苦不發好心，不行好事，致使天下指此輩為無情無義。故在下特說此回書，以動天下後世之為

〔回末總評〕

奴婢呼主人為衣食父母，則事主當如事親。為人僕者為人臣，則事主當如事君。作者豈獨為主僕起見，其亦借以諷天下之為臣為子者乎。至於文詞之美，想路之奇，又勿謂是餘技也。苟曰補天，天非頑石可補，須此文成五色，差堪補之。天下慧業文人，必能見賞此書。筆煉閣主人尚有新編傳奇及評定古志藏於笥中，當並請其行世，以公同好。

（完）